

亂世女英豪

陳亞芳將軍傳奇

● 陳劍秋（無黨無派，自由作家）

美人才女俠骨柔腸

中國陸軍早在五十多年前即出現一位女將軍陳亞芳，官拜少將，抗戰時期，曾任第一戰區兵站總監部衛生處督察長，在河北、山東、河南等地從事傷兵救護及災民賑濟工作。大陸變色後來台，直到民國八十二年（一九九三年）才解甲退役，是軍史上的傳奇人物。亞芳多才多藝，擅長藝文、繪畫，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，她的夫婿張謂行上將遭日本飛機轟炸殉難後，亞芳含悲忍淚寫了一首悼亡詩，誓言為親人報仇雪恨，全詩表現女強人俠骨柔腸的英勇豪邁氣概：

大漢埋忠骨，萬古哭新塲。

浩氣久彌著，倚劍立蒼茫！

陳亞芳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九日生於十里洋場的上海，父親陳鎮漢為早期的華僑，出生在英國，十四歲才回中國讀書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，旋又赴歐美留

學，民國肇建後回國，在上海執業建築師，蓋了幾座新式洋樓，很受建築界矚目。不過

，陳鎮漢目睹外洋欺凌中國人，心懷悲憤，回國不久即加入上海租界的民間組織萬國商團，這是一個自發性的民間保安團體，他一直負責組織領導事宜。一九一四年袁世凱稱帝，陳鎮漢在上海發動討袁，支持護法革命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陳鎮漢出錢出力，支援北伐軍。北伐成功後，為了發達實業，振興經濟，陳振漢重拾家族企業，經營「陳氏五金行」，由於勤於規劃，眼光銳利，營業蒸蒸日上，就在事業蓬勃興盛之際，陳亞芳降世，成了陳鎮漢的掌珠，備受寵愛。

陳亞芳的母親胡璧人，出身寧波望族，外祖父胡吉相係前清進士，飽讀詩書。陳母幼承庭訓，知書識字，故而對女兒的教育十分重視，連同其妹陳亞玲、陳亞冠自幼皆由母親教導讀書。女子讀書在民初尚不普遍，陳亞芳因父母關係，才有接受教育的幸運。

七歲時，陳亞芳先由知書的老祖母啓蒙

，握筆習帖，擬九宮格，摹柳公權。八歲時祖父從杭州請來了一位衣衫整潔，皮膚白淨的金先生為她開蒙讀書。她在不解其意的情況下，以驚人的記憶力一天之內把一冊書背完。數學成績特別好，經常得滿分。年幼的她，小到得由奶媽抱著坐在小短椅上聽課。

她的母親往往是她的第一個老師，也是給了她終生受益的教誨。其母乳名蓮英，喜歡蓮花，更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出落得如蓮花一般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，成為一名貞靜多才的大家閨秀。所以從開始授課便嚴格要求。從口授《女兒經》背誦《千家詩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開始，培養女兒的國學基礎。後來講精忠報國、木蘭從軍、蘇武牧羊、梁紅玉擊鼓、費娥刺虎等忠烈故事來培養女兒民族情感和愛國精神，無不隱含著願女兒和蓮藕一般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枯。香遠益清，亭亭玉立」的期許。這些兒時的教養對她來說，真是刻骨銘心。

一九二四年，九歲的陳亞芳以優異的成

績考進上海天主教崇德學校，入學後非常用功，上課用心聽講，從不與鄰座同學閒談，平時考試國文與算術經常得滿分，深獲學校裡老師喜愛，在四年多的小學學習中，幾乎年年都獲獎學金。而她在小學四年中所用的書籍文具都是因為成績優異由學校獎勵的。十三歲時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。由學校推荐，考入道中中學初中部，入學第一年即獲該校獎學金，這時她發現班上有同學家境貧寒時便決定把獎學金贈給這位同學，以便她能完成學業。一九二九年又考入教會啓秀女校高中部（後又轉入新亞女校），繼續完成學業。

目擊上海五卅慘案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十歲的小學生陳亞芳親身經歷了「五卅慘案」，親睹華人勞工受外國工頭鞭打，痛苦的呻吟，小小心靈烙上痛苦的烙印。是年五月三十日，英、日、法各國租界的軍隊竟公然以機槍、鐵棍、大刀追殺手無寸鐵的愛國市民及青年學生，十餘人橫屍街頭，傷者不計其數，愛國者的鮮血染紅了街道和黃浦江的江水，釀成震驚中外的「五卅慘案」。面對這一慘景，她無比憤慨，除了一邊積極參與抵制洋貨的愛國學生運動，同時暗下决心從此以後決不購買洋貨，尤其是日貨，以防止利權外流。她又希望快快長大，以便投身軍旅，親臨前線，殺敵救國，使祖國強大起來，不受外國人的奴役

和壓迫，這是她後來從軍報國的誘因。

此後，日寇侵華日急，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事變爆發」，日寇的侵略野心暴露無遺，京滬地區掀起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，上海組成了抗日救國聯合會，三萬五千多位碼頭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日大罷工。當時尚是中學生的陳亞芳也投入這場偉大的抗日愛國運動中，並立即成了積極份子。她協助抗日組織——上海婦女大同盟從事宣傳工作，出版抗日快報、分發抗日傳單、上街從事抗日講演，另一方面又加入上海抗日義勇軍救護隊，接受嚴格的戰地救護訓練工作，準備一旦形勢惡化，立即奔赴前線從事救護工作。東北淪陷以後，東北義勇軍奮起殺敵，抗日烽火遍及白山黑水間，爲了支援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活動，「殺敵不只男兒事，也把熱血寫巾幗」，陳亞芳又加入了東北援馬（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東北義勇軍）抗日團，準備奔赴東北前線殺敵，當時在要赴東北的義勇軍團的三百餘人中，僅她爲女性。隊伍出發的時候，送行的道中女校校長教育家崔堅吾。老師、同學、朋友多達千餘人無不痛哭，勸阻陳亞芳北上，認爲一個年輕的弱女子，遠赴冰天雪地的東北，非常危險，但她不顧自身的安危，拒受勸阻，執意北上。她的豪情壯志，京滬各大報紛紛報導，一時傳爲美談。不過，後來華北局勢惡化，京滬鐵路被日本飛機炸毀，交通中斷，列車無法北上而折回，陳亞芳隨全隊頹然而返。

然而自此以後，陳亞芳爲自己的終身暗中做出抉擇，那就是今後要嫁給熱血報國的軍人，用妻子全部的愛鼓勵丈夫爲國家向日本侵略者雪恥，爲民族向日本侵略者復仇。

南京結識朝野賢豪

一九三二年，日軍發動「一二八」淞滬戰役，戍守的第十九路軍奮勇抗敵禦侮，浴血戰鬥。陳亞芳支援抗日國軍，組成中學生救護隊，投入前線救護傷員，同時又抽空在上海名流牛惠霖組織的紅十字會「傷兵四一二醫院」及上海士紳所創辦的上海難民醫院義務工作。勤勞負責，服務傷患。三個月後，戰役結束，簽訂淞滬停戰協定，中國軍隊撤出上海。陳亞芳因在支援作戰方面表現優異，由上海市政府及公捕局頒發了「急公好義」「巾幗英雄」的金質獎章多枚，受到各界注目，接著她又回到新亞啓秀女校，完成未竟的中學學業。

一九三四年秋，十九歲的陳亞芳考進上海大廈大學，校園景色如畫，建築宏偉，名師如雲，藏書豐富，把亞芳引入一個多采多姿的知識世界。求知若渴的她，浸淫書本，如醉如痴。但她因在淞滬戰役時從事救護工作勞累，進入大學後又用功過度，患了失眠症，日夜難眠。經醫生診斷，認爲係身體虛弱所致，建議她的父母親促她輟學靜養。於是她的雙親強令她退學，擇地養病，並配給她一位奶媽和一名侍女，要她在廬山、杭州

青島任擇一地養病。結果她選擇了南京，並辭退奶媽和侍女。決定擺脫閨閣孀弱的生計，訓練自己獨立自主。在大廈大學時，陳亞芳受到前輩馬書城、張默君的關愛，介紹認識了當時著名的女教授呂碧城，向呂教授學習英美文學，古詩詞，學識大有進步。後來竟因養病，不得不辭別心中仰慕的呂老師，使陳亞芳無限惆悵。

在南京養病期間，陳亞芳讀報看到一則聘請家庭教師的廣告，她決定一試，寫了應徵信寄去，不久就有了回函，接到回信的第二天，請家教的主人朱其清即登門拜訪，原來他是位電機工程博士，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任委員，當他獲悉陳亞芳出身書香世家後，決定聘她任教，每天為他的長女朱吟秋授課一小時。朱其清博士對陳亞芳十分禮遇，雇了一名侍女照料她的起居，使她生活十分舒適，精神歡愉，失眠症竟不藥而癒。位處南京四條巷良友里的朱家，與陸軍中將張諒卿比鄰，陳亞芳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認識了張中將和其夫人岑仲珍，接談之後，岑仲珍對陳亞芳極為喜愛，經過短暫相處，岑仲珍要收她為義子義女，陳亞芳受寵若驚，只有應允的份，在拜過乾娘乾爹之後，張諒卿夫婦視她如己出，愛護有加，帶她出席許多公私場合。

一九三四年年底，國民政府為慶祝莫都南京六周年，在近郊的小湯山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典禮，陳亞芳因義父的關係，得以到現

場觀禮，在閱兵場結識了許多軍政大員朝野賢豪戴季陶、陳誠、蔣百里、關麟徵等人。閱兵典禮舉行的當天，陳亞芳陪同義母岑仲珍坐在觀禮台上，目睹蔣中正委員長穿著特級上將戎裝，莊嚴威武，神采奕奕的主持閱兵，各將領也是全副武裝，非常威武，使少女懷春的陳亞芳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頭，希望將來自己的白馬王子，也是位威武英挺的軍人。事後，她曾不經意的向義母透露。義父張諒卿將軍不久即為她介紹得意門生陸軍少將張譚行，做她的男朋友。

乘龍快婿天賜良緣

一九三五年農曆正月初三，陳亞芳在義父家中首次遇見身材魁武，風度翩翩的青年將領張譚行。保定軍校九期出身的張譚行。當年才三十歲左右，那天張譚行是和侯騰將軍參加一個同事的婚禮後，順便來訪張家。初次見面，並無深刻印象，反而因在牌桌上（張家時常以打牌招待客人）因輸給他不少錢而耿耿於懷。後來兩人首次去看電影，看到一對情侶在戰火中相遇激動得淚流滿面時，張譚行不經意的說了一句話：「這麼大的年紀了還哭哭啼啼！」這話使陳亞芳極有反感，認為他不近人情。自負，有大男人的傾向，何況，當時她的追求者多如過江之鯽。使陳亞芳逐漸對張態度冷淡。但張譚行卻一往情深，緊追不捨，並託人說媒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與了解，陳亞芳發

現張譚行不但才華出眾、潔身自好，而且為人誠懇正直，善解人意，更重要的是：張譚行具有極強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。為了考驗他的求婚真誠，陳亞芳提出難題，希望他能嫁到陳家並改姓陳，因一方面可提倡男女平等的新思想，另一方面檢查他是否有大男人主義的思想，求婚態度是否真誠，那知他竟然滿口答應下來。在張諒卿將軍的極力勸說下，加上陳亞芳又天生對軍人有著崇拜感，遂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，與張譚行在南京湖北飯店訂婚，証婚人是陸軍大學教育長楊杰和林蔚將軍，張諒卿和侯騰兩將軍作為介紹人，陳亞芳的父母陳鎮漢夫婦二人及張譚行的長兄張譚文也專程從上海、杭州外地趕來參加了訂婚禮。訂婚後，張譚行忙於軍務，聚少離多，其間曾發生一個小插曲，就是張譚行的保定軍校同學，當時駐防蘇州的八十七師師長錢鐵佛將軍，有一次到南京探望陳亞芳，向她開玩笑說，在蘇州曾見張譚行攜一漂亮小姐同遊虎丘山，陳亞芳聽後認了真，決定中止婚約，可憐張譚行向蒙在鼓裡。數月未接到未婚妻書信，回南京探望也連吃閉門羹，丈二金剛摸不住頭腦，急得如熱鍋螞蟻。錢鐵佛聞訊趕到南京，向陳亞芳道歉認錯，一場誤會才煙消雲散。不過，張譚行的「不知所措」和「氣急敗壞」，被陳亞芳視為愛的流露，芳心更為之悸動。

兩人於一九三六年的雙十節在南京舉行婚禮，那一天早晨，張譚行穿著筆挺的少將

軍服到陳亞芳住處（南京良友里十七號）行軍禮大聲通報姓名、軍階、職務，並大聲的報道：夫人，您早，未將向您請安報到，從今後願聽您的指揮，以示男女平等，並力行改姓陳姓之前諾。下午三時許，婚禮在南京中央飯店舉行。在悠揚的西洋樂伴奏中和來賓歡聲笑語的祝福聲裡，林蔚和楊杰兩將軍主持了婚禮，雙方親友、陸大同同學等數百人參加了婚禮。陳亞芳的義父張諒卿看著鮮花紅燭中的女兒和得意門生喜結良緣，連聲稱讚二人是「才子佳人，天賜良緣」。張謂行在當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：

「（亞芳）如此多才多藝，是一位多麼了不起的、美慧賢能的新女性，外柔中慧，聰明可人，她的思想見識，遠在我之上，令人肅然起敬，要怎麼樣才能對得起她呢？她如此能幹，真愧煞魯男子也。我對亞芳起初是愛慕，如今變成敬愛了，以後的每一件事情都應該認真向她學習，不能給她留下任何不良印象，慎之、慎之……」這些小心翼翼，討巧賣乖的文字出自豪氣千雲的張謂行將軍之手，令人不敢置信。

婚後不久，張謂行即奔赴前線，抗日救國。然而兩人仍有短暫的蜜月，曾攜手共遊西湖，泛舟清流，看豔桃流鶯，垂柳紅花，兩人觸景生情。曾共同譜寫了一首叫《蝶戀花醉》的曲子，抒發了夫妻但願人長久，相廝守的美好願望。歌詞如後：

月似眉，星如棋，露透沾花衣；在這夜

裡，我倆相互依；月兒消沉在甜吻裡，吻罷相呢語蓄薇底，那時候花香影動如雲起，將我倆引得心神都醉迷。

父親抗日丈夫殉國

一九三七年初冬，華北陷落，南京失守，日寇到處殺人放火，僅南京一城。軍民死難者卅餘萬人，陳亞芳時在九江，產後療養，聞訊熱血沸騰，義憤填膺，又激起了報國的豪情，在安頓了母親及幼妹陳亞冠之後，立即趕至武漢，在武漢警備司令郭懋將軍（杭州人，張謂行的舊友）幫助下，由副官處處長錢壽恆（字久孚，係陳誠長官的保定軍校同學），驅車直抵河南彰德府，準備渡過黃河，奔赴張謂行任職的石家莊前線，與丈夫并肩作戰。她乘的火車開抵河南省彰德府豐樂車站就無法前行，派人打聽後得知前方戰事吃緊，黃河鐵橋已遭敵機轟炸，火車無法通過。陳亞芳抱著「不過黃河不死心」的決心，與火車站站長一再交涉，乘坐一輛火車頭，在敵軍飛機的低空轟炸中強行駛至黃河渡口。面對渡口岸邊軍民阻塞，車輛無法前行的情形下，她急中生智，至附近村中與當地百姓交涉，用重金購得羊皮筏子兩隻，親自駕舟，在敵人的砲火和沖天的大浪中強渡黃河。

抵達黃河對岸後，陳亞芳遇到工兵總指揮馬崇元將軍，請他帶至石家莊行營。她決定獨自北上。當時由於日軍飛機肆虐，加上

守軍缺少威力強大的砲火還擊，華北鐵路完全癱瘓，只有一列裝滿修橋石子的鐵蓬貨車升火待發。她爬上貨車用一件雨衣裹住全身，冒著天寒地凍的彌漫風沙，蜷縮於石子之中，熬過三天三夜，終於安全抵達石家莊。

與聞訊趕來而驚訝不已的丈夫相見，久別重逢，百感交集，兩人相對無言，執手相望，只有淚相望。這次火線之行，陳亞芳認識了張謂行的兩個同學趙翔之及浙江籍同鄉湯恩伯將軍。在石家莊前線，陳亞芳重理舊業，投身傷兵救護工作，日夜勞累，終告積勞成疾，在林蔚將軍反覆勸說下，始於一九三七年底，返回武漢養病。然而在養病的日子裡，她仍堅持每天從漢口乘船至武昌城中的後方傷兵醫院義務服務，為此武漢警備司令部曾專案嘉獎她的表現，並頒發了獎章和獎狀，這是她自抗戰以來獲得的第一枚獎章，以後在鄭州、洛陽、西安、老河口、湖北隨縣又得獎章多枚，這些獎章，成了她生命中最珍愛的財富！

在武漢，她得到一個不幸的消息，就是他的父親陳鎮漢少將，於八一三淞滬戰役中殉難。當時，陳鎮漢將軍擔任軍令部城塞組組長。抗戰開始後，陳鎮漢棄商從軍，以土木工程專長，任職軍政部，在滬郊羅河前線，親冒砲火趕築防禦工事，遭敵機轟炸，腹部受傷，不治殉國。惡耗傳來，使陳亞芳痛不欲生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張謂行升任第一戰區副

參謀長，在徐州策劃作戰，台兒莊大捷後，陳亞芳也回到前線，任徐州前線救護隊隊長，曾多次隨蔣中正委員長親臨戰鬥最激烈的火線視察。徐州撤守後，陳亞芳隨夫婿移駐洛陽，參與「黃河大陣」計畫，黃河決堤後，陳亞芳組織婦女工作隊，赴災區賑災，慰撫災民。是年秋，陳亞芳結婚兩周年，偕夫婿同登西嶽華山。翌年初，張謂行升任天水行營中將副參謀長，駐節西安。三月七日，日寇軍機大舉轟炸西安，張謂行被困在炸毀的防空洞中，壯烈殉國，年僅三十六歲。

十月，陳亞芳葬夫婿張謂行將軍於西安郊外，而後回川，與母妹團聚，蒙蔣中正委員長召見慰勉。

一九四〇年二月，陳亞芳分娩，生一男孩，取名小行，用以紀念夫婿，送至上海表姐濮淑卿家中寄養，隨即奔赴洛陽第一戰區，出任兵站總監部衛生處少將督察長，率領婦女展開傷兵救護工作，於完成任務後遷返成都。一九四一年七月，敵機轟炸成都，到處是斷垣殘壁，軍民傷亡慘重，陳亞芳立即又投入工作，直到是年底，經香港回到上海，探望襁褓中的兒子，八月，珍珠港事變發生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汪偽政權聞陳亞芳在滬，以高官厚祿引誘。無效，派兵搜捕，她不得已於除夕夜棄子逃出，輾轉至桂林探望老母。

創辦農場紀念亡夫

次年春，陳亞芳奉母攜妹遷回成都，考進戰時的金陵大學農學院園藝系學習，並計畫辦「春筍（張謂行，字春筍）紀念農場」，用以紀念夫婿張謂行。為籌辦農場購地，認識了成都師管區司令王士俊將軍，不久，農場正式成立。陳亞芳亦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再婚，與王士俊結婚。

一九四五年三月，王士俊率部在湖北老河口和日軍血戰，歷時十四晝夜，重創敗象畢露的日軍。老河口戰鬥中，陳亞芳又置身前線，領導婦女救助傷殘。老河口戰後，為了安置傷殘戰士，陳亞芳又在湖北隨縣創辦「亞西傷殘救濟農場」，收容傷殘士兵數百人，從事耕作，種植蔬果，規模不斷擴大。九月，抗戰勝利，日寇無條件投降，陳亞芳苦盡甘來，隨即赴西安，為張謂行掃墓，再返回成都探母。

一九四六年，國軍改編，王士俊出任第四十七師師長，不久，國共戰爭爆發，王士俊率部在河南開封、光山一帶作戰，是年六月底，王士俊墜馬受傷，轉回成都養傷。此後，陳亞芳即在成都全力發展農場，陸續設立了春筍農工學院，芳江平民醫院，華西織襪廠、繡花廠等社會福利事業，並創辦幼兒園及養老院等慈善機構，造福孤苦老人及幼兒。

關心國是熱情不減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中共席捲大陸，陳

亞芳偕夫婿王士俊搭機脫險赴台，居台北市永康街，一九五一年中秋節生一子，取名王孝芳，到了一九五二年元旦王士俊中風，長期臥病，直到一九五四年病逝，全家生活清苦，靠陳亞芳從事房地產買賣維生。一九六四年，前夫張謂行殉國廿五週年，陳亞芳在台北設立「春筍紀念獎學金」，獎助軍人優秀清寒子弟。不久，又創辦幼稚園，除教導幼兒外，兼作學前教育研究工作，卓有成就。

一九七五年，陳亞芳赴歐美訪問，旅行十餘國，走訪幼兒教育機構和老人護理機構。一九八二年兩岸開放交流，陳亞芳首次飛回大陸，遍歷上海、成都、杭州、西安等地，重臨故國，感慨萬千，在西安她曾至張謂行烈士墓前憑弔。

一九八四年，中共中央追認張謂行為革命烈士，遷葬杭州西子湖附近。次年，抗戰勝利四十週年，張謂行烈士墓園落成，陳亞芳赴杭州主持，張謂行留在大陸的獨子及陳亞芳的子侄輩都參加了這一盛典，備極哀榮。

而今，年逾八十的陳亞芳仍奔波兩岸，關心和平統一的熱情，不減當年。

令人敬佩，她寫的「六十年見聞」，山川、人物、掌故敘述生動活潑，在中外雜誌連載以來，極受讀者歡迎，是一部最真實感人的中國現代史，值得細讀，全文甚長，將持續在中外雜誌刊登。